

繁體中文文字記錄資料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提供，根據嘉賓現場發言整理而成，未經講者審核。

主持人：下一節討論環節是講“中國機遇”。本環節用普通話進行。有請恒隆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啟宗先生上臺擔任主持人。同時有請所有演講嘉賓上臺就座。

陳啟宗：歡迎大家留到這個時刻，今天下午最後一個環節了。來到這個會場，每年我們都有一個傳統。那就是每一年最受歡迎的討論，有關中國機遇。為什麼談中國機遇，因為中國實在太熱了，所以我們將用普通話進行這一節會議。我們今天跟以往的形式有點不一樣，以往我是把那些提問，投票放在不同時段，今天從一開始就把題目做了。

我們每年都是同一個問題，從歷史回頭看就發現很有意思，去年大家擔心的議題不一定是今年大家擔心的議題。去年認為最好機遇的不一定是今年大家認為最好的機遇。先來就四個問題進行投票。

第一個問題，你預測 2017 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有多少？1、7%或 7%以上。(5%)。2、6.5-7%。(31%)。3、6-6.5%。(52%)。4、6%或 6%以下。(12%)。

好像你們對國家領導還是有點信心。在座臺上嘉賓，你們同意嗎？

王洪章：我投的是第二個，6.5%到 7%。

趙柏基：我也是投第二個，6.5%到 7%。

陳啟宗：第二個問題，中國 2017 年主要增長動力在哪？1、財政政策 17%。2、擴張性貨幣政策 7%。3、內需增加 23%。4、迅速的城市化 13%。5、出口復蘇 4%。6、經濟開放與體制改革 18%。7、一帶一路倡議 17%。

在座各位，王總你認為？

王洪章：我投的內需增加。

甯高寧：我也是。

賴小民：我也是內需。

趙柏基：我投的是城市化。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在那個裡面，是科技創新。我覺得那個是未來幾年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陳啟宗：但是這個問題是 2017 年，一年之內可以進展這麼快嗎？

趙柏基：我覺得非常重要，對推動經濟是重要。

陳啟宗：像什麼的科技？是 Fintech 還是？

趙柏基：是幾方面，Fintech 當然重要，移動互聯網也非常重要。在全球裡面，中國的發展肯定是在前面的。未來幾年在投入對企業改革、可以帶動很多的經濟發展。

陳啟宗：我也是投第三，內需的增加。

陳啟宗：第三個問題，2017 年中國經濟最大威脅是什麼？1、特朗普上臺不明朗的美國政策 35%。2、全球經濟危機 11%。3、貿易保護主義 16%。4、房地產 14%。5、社會及政局不穩定 4%。6、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跟影子銀行問題 14%。7、地緣政治緊張 6%。

這七條問題，我有點意見。第一跟第三太像了。再投一次，這次不能投第一點，特朗普上臺不明朗的美國政策，只有第二到第七。

2、全球經濟危機 12%。3、貿易保護主義 36%。4、房地產 20%。5、社會及政局不穩定 5%。6、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跟影子銀行問題 18%。7、地緣政治緊張 5%。

看來大家還是對貿易保護擔心。王總，你投哪一個？

王洪章：我投的是第二個，全球經濟危機。

陳啟宗：你擔心什麼？

王洪章：貿易保護主義也好，第二個以外的因素只是單項因素，不至於對中國經濟造成更大威脅。全球經濟危機應該說也包括中國經濟危機，這是最大的威脅。所以準確和正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需要我們認真對待，這是最大的威脅。

陳啟宗：全球經濟危機你是擔心美國、歐洲還是擔心亞洲？或者中國？

王洪章：現在大家都知道 2007 年到現在引發的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造成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危機，這不是哪個國家獨有的。因為全球經濟危機一直到現在應該說還沒有結束，這個對中國威脅是最大的。我們現在還不斷的在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的影響，那是最大的威脅。

陳啟宗：寧總？

甯高寧：第七。

陳啟宗：你擔心哪個地方地緣政治？

甯高寧：本來地緣政治沒有那麼嚴重。最近當然也是川普對臺灣問題評論、對南海問題的評論可能使得地緣政治會更加複雜化。我不擔心貿易保護主義，這個東西大家一定找到辦法解決的。但是地緣政治問題，叫中國就是核心利益，如果處理不好，會有很大衝突。

賴小民：我投的跟王總是一樣，全球經濟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破壞有歷史的教訓。每次大的危機，拉遠一點，1929 到 1933 年那場大危機對全球經濟影響很大，包括中國。第二，區域的 1997 年亞太金融危機，使得臺灣、香港、新加坡亞洲四小龍受到影響。另外到中國、巴西、印度金磚國家，重創了亞太金融體系，提醒中國要救助好銀行，所以受到影響。還有 2007 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這場危機深度影響世界，中國今天 GDP 跌到 6.7%，這場危機有直接原因。這是有歷史教訓。

第二，貿易保護主義這是單邊的。中國投資、出口、消費三架馬車拉動經濟的時候，貿易出口曾經高的時候到了 31% 以上，但是這幾年隨著危機，貿易幾乎貢獻為零，負增長。但是中國仍然保持適度增長，這個對我們影響問題不大。貿易全球保護主義，我們可以通過擴大內需增長。第三個，我們要防範全球金融危機，從這三個角度我覺得如果刨除川普上臺這個原因之外，最大因素應該就是全球經濟危機。

趙柏基：我本來選了 1 號，第二次不能選了，選了 3 號，因為你說 1 號跟 3 號非常接近。我覺得貿易保護主義都是我們比較擔心的，你看過去十幾年，全球經濟發展包括中國的發展，都是說在全球化的貿易，所以現在改變可能有一個比較大的衝擊，對企業、對行業來講，如果真的是發生了，短期內會發生，那那個變化會很大，那個影響也會很大。

陳啟宗：我個人跟左邊三位完全一樣，我對貿易保護主義不擔心，剛才賴總講的

非常清楚了，我再補充一點，我說 20 年前中國是 1.6 米，跟我一個高度，美國是 2.3 米，2.3 米對 1.6 米的，不用客氣。到了 10 年之前，中國 1.8 米，美國還是 2.3 米。現在中國是 2.1 米，美國是 2.3 米，過程可能很痛苦，他起來之前打擾你一下，但是我看貿易不是問題。問題是在座各位你們評論 36%，在座五個人當中有四個人認為你們是錯的，所以只有歷史才能證明誰對誰錯。我個人投的也是跟你們幾位一樣，是全球的經濟危機，我比較擔心。

陳啟宗：第四個問題，你認為人民幣何時可以自由兌換？第一 2 年內，第二 5 年內，第三 10 年內，第四 10 年之後，現在開始投票。結果 2 年之內 5%，2 年到 5 年 38%，10 年之內 36%，10 年之後 21%。在座有兩位是財務專家，其他有一位是事業家，但是他做的生意在海外更大。王總先來嗎？

王洪章：你的四個題目我都沒有按，我自己選了一個題目。

陳啟宗：是什麼？

王洪章：這是一個過程，人民幣和何時自由兌換是一個過程。因為現在大家知道，經常項目下的人民幣已經自由兌換，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相當一部分已經開放兌換了，可以開放。其實自由兌換也沒有一個嚴格的標準和條件，這是一個過程。

陳啟宗：我先問賴總，你也是搞金融的。

賴小民：我也沒有按，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沒有時間表，為什麼這麼說呢？它取決於全球經濟的秩序和國內對人民幣的開放和監管程度條件，所以也有可能比較短的時間、也有可能比較長的時間。因為現在國內在這方面的開放度不斷增加，但是監管的要素困難也在增加。特別是現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因素在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這個也不能簡單地給人民幣的自由兌換簡單設定一個時間表，我覺得沒有時間表。

陳啟宗：寧總？

甯高寧：銀行的行長都不按，我按了一個 10 年以後。中國的人民幣目前能不能自由兌換是管理經濟手段，它不是貨幣的問題，只要中國政府想要管理這個經濟就不會自由兌換的，肯定不會完全自由兌換。因為按香港自由兌換的定義，我想 10 年以後中國也做不到，因為中國政府會管理經濟。

陳啟宗：趙總，你怎麼投的？

趙柏基：金融專家都說第五個，但是我投了第三，十年內。但是我同意這是一個過程，現在的大環境下有很多改變，不是那麼快的事情。

陳啟宗：我個人也沒有按。我真的不知道，我在這裡按了 6 年了，每年都不一樣。我記得有一年證監會從前的副主席來這兒，他說五年內，把我們大家都嚇了一跳。但是我補充了一句，你這個定義搞清楚，怎麼開放法、怎麼自由法，資本帳戶自由度也是有灰顏色的。所以今年越來越不敢。而且我個人有點看法，我認為為什麼要自由兌換？某個程度上像現在，部分已經自由兌換了。基本帳戶有一部分已經是，有一部分不一定是。世界幾十年是往自由方向走，特別是大爆炸，1985 年之後全球財經都往這個方向走。但是走出來的時候就發現好多問題，97 年說你們亞洲有問題，制度不健全。到了 2008 年那一次，西方也出了問題。我認為就是自由過度了，太過頭了。要是我是中國領導人的話，我也要小心。這是一個過程，完全自由就一定很好嗎？可能這個問題大家要因為西方的經歷，以往這 30 年從 85 年大爆炸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我們重新評估一下也說不定。

我們看看跟去年比較怎麼樣，好像跟去年比較，越來越現實一點。我想大概是好事。現在到臺上幾位嘉賓，既然你們剛才跟大家的很多意見都不一樣，一定是很有高見的。現在就請教你們幾個問題，我有三個問題：第一，中國經濟的增長點在哪？從前是美國人打噴嚏，全球就感冒。現在是中國人打噴嚏，全球也感冒了。從前一個人會叫別人感冒，現在兩個人可以讓世界感冒。08 年之後，特別是以往這幾年更是嚴重。大家都在看中國增長點在哪？王總，你告訴我們好不好？

王洪章：實際上中國經濟還沒有打噴嚏，最早的噴嚏還是美國打的，包括從次貸危機一直現在沒有好，還在蒸發。應該說中國經濟增長我感覺恐怕還要考慮中國經濟增長的韌性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我剛才在回答問題的時候講的是中國的內需，實際上中國經濟增長韌性是很大的。而且經濟增長的點是有多個點。一個是中國 900 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貧富差距很大。東部、西部差別太大了。在這個裡面經濟增長潛力也很大。第二，中國城鎮化。中國城鎮化方興未艾，雖然最近幾年增長的比較快，但是和歐洲、美國、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城鎮化程度仍然很低。這個經濟增長的潛力也是非常大。還有中國扶貧問題，我們有幾千萬貧困人口到 2020 年還要脫貧。幾千萬人的脫貧在國外相當於一個甚至幾個國家。這個經濟的增長點我覺得也是非常突出的。再加上我們現在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增長的動力還有很多需要挖掘的地方，所以中國經濟增長點是多個點，所以中國經濟增長可選擇的餘地太大了。如果把中國內需問題解決了，我想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會保持在 6.5% 左右。

甯高寧：我差不多在這個樓裡面開了多次會，從 90 年代 92、93 年開始我也參加了差不多 20 次了，每一次都有對中國經濟的評論和預測，可以說沒有一次是對的。越是經濟學家，越是中國熟悉、對中國研究的人越是錯的多。為什麼？大家都偏悲觀了。每次都偏悲觀。因為大家沒有看懂中國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經濟不是一個自由經濟，現在也不是計劃經濟，現在是一個管理經濟。中國政府有很多的牌，比如匯率、利率、稅率、產業政策、人口政策、金融政策，什麼都可以。中國因為沒有經濟學，所以中國想做什麼做什麼。他沒有規則，不會說我們一定按這個，沒有這個的。本來外匯，剛才講到自由兌換已經走了很遠了。大家以為就要自由兌換了，最後回去了。為什麼？服務中國經濟，他不為自由而自由，所以過去講什麼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因為沒有人研究過 13 億人是什麼樣的經濟，沒有人研究每年有很多人去到城鎮是什麼樣的經濟，也沒有人研究過這個民族是怎麼樣能吃苦，他可以把匯率推高，他都可以把成本降下去出口。也沒有研究這個經濟政府在裡面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每個市長、縣長都是商人，最大的商人，他們會談生意。

你們要是鼓掌的話，我要看一下我準備的還有什麼東西。

再一個，全球也沒有一個這樣的國家很大的驅動是外資，說中國 GNP 的話，他跟 GDP 差距很遠。因為很多所有者是外面投資者，包括香港。包括中國人這幾年投資創業的精神很大的煥發。最大的動力，真正最終提供中國經濟成長的，今天一定轉換成為內需動力。我到新公司中化後，我到了很多偏遠的地方，我自己都感到非常震驚，這個地方這麼偏遠，怎麼修了這麼漂亮一條馬路、一條橋，這麼漂亮。這地方的人做生意的方法改變了很多。過去說中國城市人口、農村人口，現在據統計的城市人口已經超過了大約近 6 成。實際上住的還更多，勞動力更多。過去中國主要靠第二產業工業來驅動。現在第三產業已經超過 50% 了。我覺得中國經濟起飛了，而且他自己會飛的更快。像去年這個時候我們多悲觀，我們覺得 5% 就不錯了，要完蛋了。是什麼東西把它搞成了 6.5%？為什麼到了去年下半年就不擔心了？因為是民間的，中國人這種動力可能是別人描述不了的。特別是 13 億人口這種經濟體過去沒有人研究過。我覺得下一步真正中國經濟就是你不用管匯率怎麼變，你不用管利率怎麼變，你不用管政策怎麼變，中國人本身創造力和消費力，你只要不把它打下去，他一定還會很快增長。為什麼我說 7% 或 7% 以上，總理說中國經濟 2017 年我們設置目標增長率為 6.5% 到 7%。說完後，他又重複了一遍 7%，告訴你是 7%，不是 6.5%。

陳啟宗：大家要是沒有聽到總理說什麼，現在寧總重複一遍，賴總。

賴小民：中國機遇就是中國的增長點在哪，我覺得中國的增長點在於三個擴大，第一個對內擴大內需，這個是龐大市場，我同意寧總講的。13 億人口的市場是巨大的。第二個擴大對外開展，包括“一帶一路”，加大開放。第三個是對內、對外還是要擴大投資，這三點是中國 2017 年乃至未來新的增長點。判斷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要搞清楚中國的經濟是怎麼回事，很多人對中國的經濟是樂觀的，有的是悲觀的，有的說中國威脅論，唱衰中國，唱弱中國，我個人對中國經濟的總體判斷是充滿信心的，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我覺得中國經濟總體上用幾句話可以判斷，第一個是喜憂參半，喜大於憂，第二個是機遇與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第三個是商機與風險同在，風險總體可控，第四個是中國經濟未來保持信心，我是充滿信心。也就是說 2017 年至少在 6.5-7%，我剛才是投了 6.5-7%。去年的中國經濟，現在統計局數據還沒有公佈，但是我判斷一定會在 6.7% 左右。6.7% 相對於中國過去兩位數高速增長好像低了一些，下行壓力大，但我們定位是在合理區間。我們困難，我們下降，人家比我們更困難。而且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是靠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最多的時候投資占到了 80% 以上。比如 2007 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中國採取了大規模的增加投資，4 萬億的投資出去，9.56 萬億的信貸資金，兩個車輪，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同時保了 2008 年的經濟增長保 8，大家說的保增長就靠這種投資拉動，70-80% 的投資。這些年出口貢獻是為零，過去最高到了 37%，我研究中國經濟的過程，結構的調整，現在出口是負增長的。消費過去幾乎是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就是投資過熱，消費偏旺，內需過冷，一直是中國經濟的現象。所以我們一直在調整結構，我覺得調整結構這幾年才達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經濟總量增加，我們的經濟總量去年 6.7%，GDP 有望超過 70 萬億，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美國作為第一大經濟體最全球貢獻是 27%，中國這幾年對全球貢獻 25% 左右。我想起過去毛澤東主席講過一句話，中國應該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句話我們奮鬥了幾十年，到現在才實現了老人家的講話，現在中國的的確確對全人類有較大貢獻。聯合國 190 多個國家，中國的 GDP 貢獻率占了 25%，當然有較大的貢獻。總量的增加，為什麼中國打一個噴嚏全世界都要感冒，中國經濟的漲跌對全球經濟有漲跌的作用，所以中國的機遇就是全球的福祉。

第二中國的結構調整這幾年出現了很好的現象，就是由過去投資過熱現在轉向了，2015 年、2016 年消費第一次在 GDP 的增長貢獻率 56% 以上，半壁江山的經濟增長是靠內需，靠國內的消費拉動。出口負增長，貢獻率不高，為什麼說貿易保守主義呢？這個是單向的，不是主要的，全球金融危機才是主要的，貿易保守主義不是保護落後，搞貿易保守主義一開始是先傷害自己，然後再傷害別人。

特別是現在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與自我主義愈演愈烈，我們這時候要更加關注全球經濟的危機和全球經濟的增長。

中國經濟這幾年的增長是好的現象，總量增加，結構調整變化，我們每年安排 1300 萬人的就業，相當於歐洲一個國家，甚至幾個國家。再一個是外匯，人民幣收支是總體穩定的，儘管最近人民幣貶值壓力相對大一些，但是中國的國際收支還是相對比較平穩的，貨幣政策還是有效的。所以這幾個方面大的管住了，總量增加，結構調整，就業穩定，社會穩定，人民幣的對外開放，國際收支平衡，把這四個點立住了以後，中國的發展機會就可以顯現了。所以我覺得下一步還是要加大開放，也就是當前我們又進入了新常態，怎麼適應新常態，尋找新動力，實現新發展，是我們面臨的課題，動力在哪？動力在改革，動力在轉型，動力在擴大開放，動力在尋找新的增長點。所以我想三大擴大一定是中國增長力的所在，擴大內需，擴大對外開放，擴大境內外的投資，“一帶一路”也是投資，包括國內還是要投資拉動，比如扶貧，國內最大的投資，下一步的增長點應該在貧困地區，2016-2020 年中國政府向全球作了一個鄭重的承諾，要消滅貧困 7000 萬人，現在還有 5000 萬人，消滅貧困是中國對全球最大的貢獻，也是中國經濟最大的新的增長點。因為 5000 萬貧困人口，有很多基礎設施需要投資，包括道路村村通，基礎設施、水電建設，這三個方面是擴大內需，拉動消費最重要的增長點。

陳啟宗：所以扶貧也是消費的一種。跟你研究一個問題，剛才你說消費達到 GDP 的 56%，我知道那應該包括公共的消費，不止是居民的消費？

賴小民：對，所有，整個的消費。政府的公共的，包括市民的。

陳啟宗：市民消費不過 36%、37%，你們有沒有這個數字，我知道大概是這個數字。美國是 65%、66%。差不多是他們的一半而已，要是居民的消費增加一點點，就已經相當厲害了。

賴小民：所以這個空間很厲害，要擴大內部消費，中國 13 億人口是拉動經濟的主力軍。

陳啟宗：工作人員我們把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打出來。趙柏基先生評述一下。

趙柏基：剛才專家說的我也非常同意。我要補充的只有一個方面，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科技快速的增長，你看電子商務，你看移動支付，你看工業的自動化，這些都清楚的告訴我們科技創新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我



們國家在“十三五”發展規劃中，也很清楚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所以國家非常重視科技的發展、創新的發展。不久之前，我們 PWC 也出了一個研究報告，研究報告也很清楚說了。結果是現在有 8 項核心科技在未來幾年對企業、對行業有重大的影響。那 8 個核心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增強現實，今天已經到了 MR 了，還有區塊鏈，區塊鏈對未來經濟的業務、對企業商業模式的影響也會很大。尚包括無人機、物聯網、機器人，今天早上也看到了機器人，機器人代替人工，影響未來經濟發展、對員工的戰略都有很大的影響。還有 VR，我們看到很多虛擬現實，還有 3D 打印，都會對未來經濟發展有很大影響。在中國，移動互聯網、金融科技的發展在全球都是在比較領先的位置。比如說我們智能手機、互聯網現在的覆蓋率是 50%，未來幾年我們要推出 5G，現在在國內有 13 個億的手機用戶，未來發展到 4G，如果我們沒有繼續去投入、投資在新的科技裡面，適當的利用科技去發展，對我們未來總體的經濟影響是非常大的。

當然有機遇，也有很多風險，風險在哪？員工的戰略、客戶的互動會變成怎麼樣、操作的運用、人才的培養，這都是企業、行業要考慮、要改變、要好好的利用科技去把握很多很多以後的機會。科技的發展、科技創新能夠擴大企業商業機會，還能夠帶動整體整個實體經濟的發展。

陳啟宗：一言概之就是不要小看科技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王總，你對中國經濟有什麼擔憂的地方？特別你是搞銀行的，很多人擔心中國的銀行風險、不良貸款太高、Fintech 對你們銀行系統的影響，債轉股之類的好多的說法，麻煩你給我們講講。

王洪章：銀行不良貸款從 2007 年到現在已經有 10 年了，香港是我大概出境最多的國家和地區之一。每次見到媒體，問到最多的就是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應該說從過去，剛才寧總講了一個情況，很多經濟學家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上的，唱衰中國經濟過去比較多，唱衰銀行也比較多，包括 2007 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對中國銀行業不抱有信心的人也很多。但現在，中國的經濟特別是中國的銀行業仍然是一個比較健康的體系。銀行的不良貸款我總得感覺，一個是風險是可控的。即使最近幾年暴露出的不良貸款，但是不良貸款比例在國際上銀行當中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比例相對比較低。不良貸款高發期，我感覺已經差不多過去了。建設銀行我們自己判斷 2015 年是不良貸款暴露最高的時候。2016 年比 2015 年新暴露的不良貸款大幅降低。2017 年我相信不良貸款也會得到很好的控制。即使不良貸款加上逾期貸款，逾期貸款有的可能也會形成不良貸款，加在一起跟國際上大銀行不良貸款比例是差不多的，所以銀行不良貸款風險可控，所以投資者請放心，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主持人講到大家關心的銀行的債轉股。剛才見到香港幾個媒體，包括內地幾個

媒體，問的最多的問題也是債轉股的問題，也是大家非常關心的。現在中國企業的杠杆率確實很高，解決企業的杠杆率有多種方法。銀行的信貸把債權轉成股權，這是國家提倡的。債轉股有這麼幾個情況，現在的債轉股跟過去的債轉股不一樣了，過去是政策的債轉股比較多，在銀行剝離不良資產的時候採取這個辦法，而且銀行不參與管理。這次債轉股是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主要是銀行跟企業去談，而不是搞拉郎配，完全是市場化的。第二，這次債轉股目標和過去不一樣，過去主要是解決不良貸款，這次主要是降低企業杠杆率。建設銀行債轉股已經做了一些案例，主要出發點是降低企業杠杆率。現在企業杠杆率非常高，80%、90%，有的甚至是 100%，我們通過債轉股方式把企業杠杆率降下來，這樣給企業下一步經營創造很好的條件。當然債轉股需要法制、需要制度、需要體系、還需要人才，這些我們也在不斷摸索。我相信債轉股推出後，中國企業杠杆率會大幅降低。現在已經有了幾個成功的案例。

陳啟宗：賴總，這個問題對你特別敏感，你的華融特別是要搞那些不良資產的。要是沒有不良資產，就沒飯吃了，華融就要關門了。

賴小民：我是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董事長，是中國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我的主業、長項就是處理不良資產。過去 10 年前，中國政府 17 年前成立以中國華融為代表的華融東方長城信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專門組織 1.39 萬億不良資產一次性一筆買單，所以黨中央政策非常成功，圓滿完成不良資產處置任務。上次亞洲金融危機雖然對中國沒有帶來直接影響，因為我們人民幣沒有開放，外匯管制比較嚴，所以影響不大，但是對我們提出了風險，提醒中國政府要救助好銀行了，加大力度。所以中國成立了華融東方長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相當於工農中建四大銀行 1.39 萬億，大數 1.4 萬億，不良資產全剝離掉了。華融主要跟工商銀行，前後十年處理 6800 億不良資產。支持工商銀行改革發展、支持工商銀行脫困，特別是防範企業包括銀行風險發揮了重要作用。起到一個安全網、穩定器作用。所以資產管理公司在為這些銀行打掃門前雪，清理不良、清理腐爛的不良資產發揮了重要作用。工商銀行今天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20 多萬億以上的總資產，2800 億以上的淨利潤全球最賺錢最大的銀行，不良貸款比例都在 1.5% 以下，很低。應該說有 17 年前國家一次買單給他處理 6800 億不良貸款的，有這個直接的因素。沒有哪一個人有這麼大本事把將近 7000 億不良貸款消化處理掉，只有國家才有這個能力。

所以現在我們回過頭看，資產管理公司，剛才建行董事長王洪章講的，我贊成他的觀點，我們處理完 1.4 萬億不良貸款，現在不良貸款連續 14 季度增加，比例、餘額都在增加，而且增加的量當初比 1.4 萬億還多，據中國銀監會統計，去年餘額 1.98 萬億，不良比例 1.75%，所以比例、餘額都在增加。但是相對龐大 70 萬億經濟體、100 多萬億銀行貸款來看，226 萬億銀行總資產來看，這個不良

是低的。所以不用擔心，中國雖然不良貸款這幾年在增加，可以告訴大家，我們風險總體可控，銀行內部的肌體很健康。為什麼？第一，銀行去年賺了 2 萬億淨利潤，仍然保持增長 4%。第二我們不良率仍然在 1.5% 以下。比全球發達國家經濟體銀行的不良率大大低得多。第三，我們抗風險能力大幅增加。銀行不僅利潤增加，我們撥備覆蓋率也在大府增加。我們撥備商業銀行國有銀行主導銀行撥備覆蓋率去年是 170%。銀監會要求 150%，中國華融自身搞不良同時，我們撥備也在增加，我的撥備覆蓋率，我是在香港上市，去年 448%，撥備很高，撥備比華融是 8.6%，整個商業銀行都在 2.5% 以上。從這些指標數據來看，大家不用擔心中國的不良問題。更重要還有一點，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國家銀行的品牌價值，中國一定不會出大的金融危機，這一點我是堅定不移的，大家想一想，14 年前銀行爛的夠噲，整個國有銀行虧損，不良貸款比例平均 23.5%，我在人民銀行工作多年，那個時候就是管銀行的，17 年前虧損的銀行連國際巴塞爾監管原則指導下的 8% 的資本充足率根本做不到，銀行虧損，不良率大幅增加，資本充足率幾乎為零。在這麼困難情況下，中國都沒有出現大的危機。銀行再爛，虧損再嚴重，中國純樸的老百姓仍然把錢存在工農中建大銀行，為什麼？第一，相信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第二，相信國家銀行的品牌信用，只要這個國家不倒，只要中國共產黨在執政，中國經濟一定垮不太。特別是經濟工作會議國家主席習近平有一段重要的講話，把風險管控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大對風險防範，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國政府，中央已經有很多認識、很多對策。所以今天我們銀行抗風險能力增加了，比 17 年前爛銀行好不知道多少倍，現在銀行業儘管有一些不良貸款，但是不足以形成大的問題。

華融這幾年處理不良貸款同時，自己也在轉型，過去我業務很單一，十年就幹一件事，處理工商銀行不良貸款，現在轉型為銀行租賃、期貨、地產，以處理不良資產為主業的三大板塊業務。經濟逆週期，我們賺錢。經濟順週期，增長的時候我們也賺錢。我們已經很成功轉入金融控股集團，已經是規模最大、利潤最多、牌照最齊全、ROE 最高、總市值最大，品牌很響亮，去年進入中國 500 強企業，王洪章他們這些大銀行跟資產管理公司，不可能進入 500 強。今天我們發展了，過去十年不交一分錢稅，政策性機構，我 09 年交了一點 3.81%，到現在這六年每年交 100 多億稅，在北京西城區交了 500 億稅收了。利潤增長，去年上半年，2015 年利潤 169.5 億，2016 年上半年 128.5 億，增長 30.2%，我們的增長跑贏大市、高於同業。我們銀行的不良貸款得到有效的控制，管銀行不良貸款的資產管理公司也獲得新生，轉型創新成效很明顯，我想銀行基礎不錯，資產管理公司又專門為他做不良資產，所以再加上中國政府強有力引導，調控經濟，掌控資源、配置資源，所以中國不會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我們華融堅持一句話，聽黨的話，跟政府走，按視場規律辦事，一定會解決當前一些問題。謝謝！

陳啟宗：我們這麼多講者，對於黨中央最努力跟隨的大概就是賴總了。

賴小民：我是充滿信心的，以習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充滿信心。

陳啟宗：寧總，這裡很多問題都是問你的，我是特地從內地來聽您講的觀眾，請問最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各部委的工作會都提出防風險，主要是哪些領域的風險？除了金融風險還有其他風險嗎？在金融領域是否意味著 M2 的增速明顯下降？

甯高寧：很多，比如房地產風險，進出口也有風險，剛才王洪章董事長和賴董事長講過了，銀行的好資產肯定沒有問題，不好的資產可以轉股，再差的資產可以交給賴總，那就沒問題了。M2 的增長已經公佈了，13%，去年是 13.5% 多一點，今年少一點。你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管的是不一樣的，你可以這樣理解它，你在其他的論壇上怎麼會聽到債轉股這個詞呢？這個詞我也不知道怎麼翻譯成英文，它就是這麼做了。不良資產公司，有哪個國家把 1 萬多億的資產成立不良資產管理公司，把它管好了，還變成大集團了？這沒有的。

賴小民：這個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一流企業才能做得到。

甯高寧：如果你永遠拿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來看中國你就永遠看不懂，你越是博士越完蛋，肯定是這樣子的。比如今天咱們講銀行不良貸款，我記得那一年，當時戴相龍做行長的時候，90 年代中期，剛才講到 20% 的不良資產，他一講這個，那天所有人都嚇壞了，一個銀行 2-3% 的不良資產，所有人都嚇壞了，但過了這麼多年大家還在提，地方政府債務提了十年了，有問題嗎？房地產太高了，說了十年了。如果在北京、上海哪個年輕人聽了這個論壇上講的話，他一定在北京變成最窮的人。因為你再怎麼打工也不如買房子，中國就是這麼走過來的。它是很多因素組合起來的，有一個自己的模式，它就拿這個模式來做了。你說通貨膨脹怎麼辦？限價，這個其他國家想不到，不准賣高，那就沒有通貨膨脹了，教科書上沒有限價這一說。你要說出口下降了，貶值退稅。你有一個經濟現象，它有一個改革，把它改了，就是這樣來管理經濟的。2017 年哪一項是中國最大的威脅？太多了，也可以說沒有，因為和 2016 年沒有什麼變化，地方債務還是那麼多，銀行不良資產還是那麼多，進出口還是那樣子，房地產還是有泡沫，明年再開會還是一樣，一樣 7% 的增長，不用再擔心。

陳啟宗：下一個問題我就不問了，關於房地產的問題，在美國 1990 年房地產的價值是 GDP 的 200%，日本 2007 年是 160%，中國四個一線城市已經到 250% 了。

甯高寧：非要拿這個來比肯定有問題，因為根本不可比，完全是不同的國家，不

同的規模，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人口和不同的城市佈局，不同的制度，這樣來比就不對了。北京的房子和上海的房子十幾二十萬一平米，是香港房子的 1/3，那是最貴的。但是 13 億人，如果你把農村人口去掉，還剩 7 億左右的城市人口，這裡面大約有 1.5 億左右是住在核心城市的，是住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一線核心城市。這裡面 10% 的人去買房子，可以買到比較貴的房子，就是 1500 萬人。這 1500 萬人買的房子如果在北京來講，在 5 萬元/平米以上的，占整個房地產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可是北京某個樓賣了 20 萬元/平米，一共就一個單位，這 13 億人算什麼。現在把這個當成太貴了，實際上城市化一直在進行，人買房子一直在進行，收入也在提升，大家看到這是中國 13 億人口很小的一部分，可能有 12 億的人口他們的房子是很便宜的。

賴小民：我補充一個數據：現在房地產大家覺得資產泡沫是風險之一。現在我們有幾大風險，不良貸款風險、流動性風險、資產泡沫風險、債務風險，外部衝擊風險。這些風險，其中房地產我們要引起高度關注。房地產一方面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另一方面他也成為銀行貸款重要投入的領域。還有一個問題，房地產不僅價格泡沫存在，而且杠杆，空置率比較高。統計局統計 23% 空置率。一方面很多人沒有房，另一方面空置率很高。房地產存量 7.2 萬億平方米，占了銀行貸款將近 21 萬億。為什麼中央提出去產能、去杠杆、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三去一降一補，很重要的兩個領域，第一，房地產行業。第二，鋼鐵水泥電解鋁。杠杆高、庫存多的，所以這兩個庫存杠杆降下來的話，對整個經濟健康度有巨大影響。怎麼把 7.2 萬億房地產存量，特別是管好 20 多萬億房地產領域的貸款對我們來說應該是一個挑戰，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但是中國的房地產總體來說還是要支持它的健康發展。因為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主戰場了，也是支柱產業了。不僅房地產本身，房地產上下游相關的一共 58 個行業，包括裝修、鋼鐵水泥等等，關聯度特別高。所以房地產政策一方面我們要防止它的泡沫，資產泡沫形成對經濟體的內在的衝擊。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簡單的對房地產去採取一些打壓的措施。

中國因為人口這麼多，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大，一定還要支持房地產健康平穩發展。不要讓房地產大起大落，否則首當其衝的兩個領域，第一，老百姓。第二，銀行。如果處理不好，這個冒起來形成新的不良，在這個領域把握，一定要注意把握一個度，支持房地產健康發展。

陳啟宗：王總，你們對中國近期的外匯管制什麼看法？對海外的戰略中國企業走出去有什麼影響？另外一個相關問題，中國外匯儲備從 4 萬億美元到了 3 萬億美元左右，你擔心嗎？

王洪章：你提的問題，今天應該請中央銀行的官員來解答。我是商業銀行，解答這個問題有點勉為其難。大家也看到最近國家外匯管理局對換匯問題、匯率政策，在操作制度上和操作流程上做了一些調整，但是還沒有看到整個外部制度在法律上、在政策上有重大挑戰。說明外部一些政策國家並沒有做本的改變。

第二，匯率也好、包括人民幣貶值這個問題也好，我是這麼看的。變是正常的，不變反而是不正常的。因為匯率和經濟增長速度、和進出口貿易以及國際上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連到一起的。萬一有一個風吹草動可能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匯率、影響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或不貶值，變是正常的。第二，這可能是一個階段的，包括外管局採取流程上、辦法上一些調整，我想這也不會是持續的，這可能是一些臨時性措施。對中國進出口、包括人民幣長期穩定我想不會有太大影響。第二，對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在現階段可能會有一些影響，但是我想也不會有長期影響。無論人民幣也好，包括外匯也好，現在經濟的全球化應該說國際貨幣包括一個本國的貨幣全球化應該統籌考慮這個事情。錢出去了，無論是美元還是人民幣出去，應該有一個回流。現在我感覺到回流遠遠不夠。比如建設銀行在海外設機構也好，支持一帶一路、支持境外的一帶一路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進出口貿易、包括支持企業並購，包括消費一些產品。錢出去同時應該要有渠道和機制流回到國內來，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這裡就需要錢出去應該首先考慮項目也好、進出口貿易也好，首先考慮能不能採用中國的技術，能不能採用中國的產品，能不能使用中國的勞動力。這樣錢出去還可以再回來。這方面無論是中國走出去的企業也好，還是走出去的銀行也好，這方面我覺得做的還不夠。所以我想大家往這方面努力，為人民幣國際化、也為流出去能夠回來提供一個條件和可能。這樣我想剛才主持人講的這些問題會得到很好的解決。

陳啟宗：時間關係，我們就要結束了。這裡還有幾個問題，我們沒有時間回答了。一個是空氣污染的問題，一個是一帶一路之下，不發達地方政治風險問題。還有好多問題是問寧總的，他們對你們對外並購很有興趣。中化集團在農業方面做了什麼，還有別的在海外的投資等等，一大堆問題，對不起，沒有時間了。寧總，要是你願意三句話回答的話，就回答三句話，要不然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甯高寧：希望北京的空氣變好吧。謝謝！

陳啟宗：謝謝大家！我想每年這個環節那麼受歡迎，6點了，還有那麼多人在這兒，只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中國還是機遇還是非常多的。第二，我們請來的講者都是非常優秀的，大家再為他們鼓掌。